



本版主编 王海武
责任编辑 冯远
视觉 武帆

中国古代屯垦戍边及历史贡献

王玉柳

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治理，通过设立行政机构、推行屯垦戍边政策，维护了边疆的社会稳定，推动了边疆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边疆的文化繁荣，增强了边疆的民族团结。

中国古代的屯垦戍边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抗击匈奴，派将军蒙恬率部北逐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戍戍以充之。”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再次作出战略决策，向北河、榆中等边境地区迁徙了三万户人口。同时，还在岭南地区实施了一定规模的屯垦，秦始皇“发诸尝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遣戍”，从而拉开了我国屯垦戍边的序幕。

公元前105年，西汉为抵御和反抗匈奴侵袭，“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言。”拉开了新疆地区屯垦戍边的序幕。屯垦戍边在中华民族疆域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新疆融入祖国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家将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称之为“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后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借鉴汉武帝的成功经验，在边疆地区尤其是新疆进行规模不等的屯垦戍边实践。公元前105年至公元前8年，西汉政府在天山南北大规模进行屯垦戍边，西汉时期新疆的垦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10个较大规模垦区中，有7个分布在天山南麓，3个分布在阿尔金山北麓。东汉政府在北部的山西、内蒙古等地，西北的甘肃、新疆等地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公元74年，东汉在车师重建西域都护府，设置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伊吾屯官等主管屯垦戍边事务，东汉新疆垦区主要分布在伊吾、高昌和楼兰等地。两汉政府除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之外，在岭南地区也实施了规模相当的屯垦戍边，同时，西汉时期还在云南的滇东北和滇池等地区进行一定规模的移民屯田。

曹操为掌握足够的军粮，以击败群雄实现统一，接受了枣祗、韩浩的建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招募游民到许昌地区屯垦，之后曹魏政权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主管新疆的屯垦事宜，屯地主要分布在楼兰、高昌和尼雅等地。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地方政权，也曾在新疆推行过不同程度的屯垦戍边。隋朝为加强西北地区的管控，设置了伊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并在这些地区实行屯垦戍边。唐朝对屯垦戍边高度重视，设置了一套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央在工部之下设有屯田郎中、员外郎，地方则设有支度营田使。公元630

年至公元791年的161年间，唐朝在新疆建立了11个大垦区，屯兵人数高达5万余人，开垦耕地50余万亩，在西域屯田的规模、范围、人数、时间、成效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

蒙元政府为巩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在新疆大规模进行屯垦戍边，开垦的土地面积多达100余万亩，参加的各类人员近6万人。元朝政府除了在新疆地区开展屯垦戍边外，在全国很多地区也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如在广东、海南岛等地，1293年元朝设置了镇守海南南北屯田万户府领导这一地区的屯垦戍边事宜，并且从内地招募农民和新附军前往屯垦戍边。后来由于官兵难以适应这一地区的气候，逐渐撤销屯屯，但保留了民屯。

明朝中前期为解决粮食问题，高度重视屯垦。1368年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即向全国军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除留30%的部队守城之外，其余70%的将士都要参加屯垦事务，并规定每名屯垦士兵耕种土地50亩。“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明朝军屯主要集中在北部的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等“九边”。

清朝将我国历代屯垦戍边事业推到了一个空前高度，其屯垦戍边形式最丰富、人数最多、面积最大，垦区遍布黑龙江、岭南、西北等边疆各地，尤以新疆地区最为突出。清朝在天山南北开辟了26个面积较大的垦区，其中北疆垦区有：乌鲁木齐、昌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南疆垦区有：焉耆、尉犁、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莎车、和田等；东疆垦区有：鄯善、巴里坤、哈密等。1840年至1850年，新疆掀起了第二次屯垦戍边高潮，新垦荒地125万亩。1884年新疆建省后，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发展民屯，1884年至1905年，全疆新垦荒地960万亩。

中国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贡献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维护了边疆社会稳定。自古以来，战争、掠夺、匪盗在边疆地区时有发生，地方政权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反复发生。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倍加关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派出大量兵力常驻边疆屯垦戍边。如汉朝驻西域的军队长期保持在数千人左右；唐朝武则天时，仅安西都护府直接管辖的左右兵就达3万余人，其他归都护指挥的少数民族士兵尚未计入；乾隆统一新疆后，虽然实行了“北重南轻”的军事布防战略，但据统计，南路包括哈密在内的驻军人数也高达8000余人。由于屯垦戍边生产水平较低，物资供应能力较差，常驻边疆的军队，平时操练屯

田，战时则行军战斗，切实履行屯垦戍边职责使命，为稳定边疆社会局势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推动了边疆经济发展。秦汉时期，内地各类屯垦人员给边疆带来了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如先进的冶炼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业发展。隋唐时期，内地水利灌溉工程技术、大型石碾及其他食品加工工具、食品制作技术及手工业技术陆续被屯垦人员带到边疆。蒙元时期，大批内地农民和能工巧匠迁入新疆，提高了新疆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大增，不仅满足了本地军民的粮食需求，而且还为远征中亚和欧洲的蒙古军队提供了大量粮草。清朝在新疆北疆地区的屯垦，加速了该地区农业发展，改善了新疆长期以来“南农北牧”的格局。同时，内地人员迁入边疆地区屯垦戍边，还直接为边疆地区生产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为边疆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促进了边疆文化繁荣。秦汉时期，内地屯垦人员大规模进入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如西汉时期汉字和汉字书简传入新疆后，新疆各地方政权公文及民间书信大都使用汉字书写。内地礼仪制度也被新疆诸多地方政权接受，其中一些地方政权还仿照汉朝的礼仪制度制定了典章。内地的音乐和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等习俗也传入新疆，丰富了新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唐朝中前期，汉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汉语、汉文在边疆地区得到普及和弘扬。如当时新疆很多学校都开设了汉文化学习课程，《礼记》《毛诗》《尚书》等被列为教材。内地的文学、美术、音乐、医学、历法也被带入新疆，繁荣和丰富了新疆文化。清政府在边境地区采取相对宽松的宗教文化政策，促进了边疆的文化发展。如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新疆史志修撰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志书种类、版本和数量都超过了之前任何朝代。同时，屯垦人员还把内地流行的歌舞、杂技等带到了边疆，为丰富和繁荣边疆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增强了边疆民族团结意识。我国边疆地区大多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团结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历代在边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新疆地区曾经生活着汉、羌、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诸多民族，内地的屯垦人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新疆后，在和各族群众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先进生产技术示范作用，双方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交融，培养了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团结意识。

（作者单位：兵团党委党校）

古代西域屯垦戍边中的“共建共治共享”实践

张允 杨天

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共建共治共享”凝聚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社会治理的集体智慧，不仅可以作为指导社会治理的策略，还可以作为梳理和阐释屯垦戍边事业发展以及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形成发展的路径。

共建物质基础

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协作，旨在通过各方的努力共同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公共资源。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让共建的理念深入各族群众心中，他们在边疆生产生活，也为边疆地区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古代西域屯垦城市的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屯垦戍边的中原民众、士卒带来了丰富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改善了当时西域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推动了西域地区农业生产信息大规模地交流和融合。西汉尼雅遗址中发现的缂绸、蚕茧桑叶，说明蚕桑、缂丝及纺织提花等生产工艺那时已经传入西域地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交流共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清朝林则徐在伊犁带领各族人民开垦10万余亩荒地，捐修渠龙口工程，在吐鲁番推广坎儿井，部分水利设施至今还在造福新疆各族人民。过去，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各民族共同努力造就的，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

古代西域屯垦城市的贸易发展愈加繁荣。西汉时期的屯垦实践活动带动了一批新城市的兴起，如益囊城、伊吾城等。这些屯垦城市的兴起，不仅承载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资中转站和商业贸易交换地，是古代西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发展的文明集中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昌城中各民族商人齐聚，贸易种类繁多，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繁荣的西域屯垦经济。唐朝时期的屯垦城市西州等地有大量能

工巧匠和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清代官员方士淦这样描述屯垦城市古城子（今奇台）：“地方极大，极热闹……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西域屯垦城市中稳定的贸易往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各民族在共同奋斗中深入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增进了情感。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

共治屯垦城市

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强调各类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中原政府在西域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在当时共治的理念就已渗透到屯垦戍边事业当中。

西汉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西域与中原政治一体的格局正式形成，自此奠定了“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汉朝屯垦城市的发展有力地将西域各民族群众团结在一起。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从酒泉、敦煌移民到楼兰等地的屯垦事业有所记载，“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反映了楼兰地区屯垦的规模之大，人口之多，城市之繁华。隋朝积极经营西域，在伊吾等地屯田、设郡。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大力发展屯垦，促成了庭州等诸多屯田城镇的兴起，达到了古代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历史高峰，西域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巩固。元朝在西域地区驻守在别失八里、阿姆河等城市，设伊犁将军等。清代屯田范围遍及南北疆，1884年新疆建省，管理、税制等与中原趋于一致。回顾历史，两千多年来，西域与中原地区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各族人民一起创造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增强。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4年兵团成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的战略举措，也是

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共享精神财富

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指社会资源和福利的公平分配和广泛共享。治理是否成功，要看治理成果有没有惠及个人。古代西域地区的各族人民早就感受到屯垦城市的精神财富所带来的滋养，这种滋养不仅来自文学和艺术这种显性精神财富，还来自作为隐性精神财富的屯垦精神。

古代西域通过驿站传播了众多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汉朝尼雅遗址中发现了当时的启蒙识字教材《仓颉篇》，魏晋南北朝《周书》中也记载高昌城的学习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还有众多边塞诗人，如唐朝的岑参和清朝的林则徐等所创作的广为流传的馆驿诗、驿壁诗等，对古代西域地区文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西域各族人民受益于屯垦政策，受到多种优秀文化作品的熏陶，形成了一致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也孕育了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西域地区的艺术作品熠熠生辉，来自西域的龟兹乐、胡旋舞等也风靡中原。各族人民的思想浸润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这种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反哺、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代西域屯垦城市还传承着宝贵的隐性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为西域屯垦戍边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并在屯垦实践中进一步引领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汉朝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驻守30余年，为当地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深受各族人民爱戴；清朝林则徐谪戍新疆3年，通过屯田、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充实武装力量，维护边疆稳定，他们的精神被各族人民铭记，流传至今。两千多年的屯垦戍边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积淀，成为屯垦精神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以坚不可摧的屯垦精神为纽带，紧密团结着各族人民携手并进，忠实履行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据《学习时报》）